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小说月报原创版精品丛书.乡土小说>>

13位ISBN编号：9787530657133

10位ISBN编号：7530657135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百花文艺出版社

作者：陈应松

页数：3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内容概要

启封历史沧桑，感悟青春不悔； 对峙伦理纠结，演绎乡村躁动。  
..... 这是一套引领你走入精彩人生的丛书， 这是一套总揽《小说月报·原创版》华丽篇章的丛书！

书籍目录

扁担墙泪为谁流农妇·山泉·有点田老家撒谎的村庄桥开花的土地皇粮拯救文化站

## 章节摘录

1 晌午，三十四凹的光棍李二狗坐在椿树底下抽着旱烟，他很细心地用大拇指和中指夹起几根烟丝，塞进包着铁皮的竹杆烟嘴里，眯起眼睛“吧唧吧唧”地抽着，他抽几下，就拿起旱烟杆在身边的石头上磕磕，铁皮的烟嘴就会发出一种“叮叮叮”的响声，隔着老远都能听得见。

当他把烟嘴里的烟灰磕干净正准备装上烟再抽几口时，从自家那三间土坯屋子里传出弟媳妇武春花杀猪般的号叫声：“李良营要杀人了，二狗子，快跑。”

李二狗吓得烟杆“啪”地落在地上，烟丝撒了一地，李二狗心痛他的烟丝，想弯腰把烟丝抓起来重新装进烟袋里，武春花冲过来了，闷头闷脑地大喊：“你不要命了，快跑，快去古雁琴家躲躲。”

李二狗才从梦中醒来一般，撒腿往古雁琴家跑。

李良营是李二狗的弟弟李三狗，小的时候三十四凹里的人都随着李二狗的母亲叫李良营为三狗子，李三狗长大后，他在垡子里走东串西告诉三十四凹里的人，他不叫李三狗，他叫李良营。

不过，三十四凹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叫他三狗子。

三狗子手里拿着一根冲担，杀气腾腾地往二狗子跑的方向冲了过来。

三狗子的身后跟着母亲和哑巴苔大狗子，大狗子脸上荡漾着快乐的神情，一边走一边呵呵地傻笑，嘴角边挂满了口水，母亲也顾不上替大狗子擦擦，迈着颤颤巍巍的小脚一声赶一声地叫骂着：“三狗子，三狗子，你这个剃脑壳的，你这个剃脑壳的，那个苔大哥的话，你也信。”

母亲的话很快散在了三十四凹看热闹的人群之中，三狗子没有听清母亲在骂什么，他也根本就不在乎母亲骂什么，大狗子用手一势告诉他，前天一大早他看到了春花从二狗子房里走出来，他断定二狗子T-t~T春花，他拿起冲担要杀二狗子的时候，春花这个贱女人还死死地抱住了他，给二狗子通风报信，要不是这个贱女人挡在他的前头，他早拿冲担刺穿了二狗子的胸膛。

三十四凹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谁也不敢冲上去阻拦三狗子，没有穿上衣的二狗子光着大脚片子，跑起来像夏天的暴雨点一般急剧，他不理会热闹的二狗子，闷着头往寡妇古雁琴家里闯。

古雁琴正懒洋洋地倚在自家门口吃南瓜子。

古雁琴吃瓜子有自己的特色，她通常用纤细的手挑一个大的饱满的南瓜子丢进嘴里，连皮带仁一块干掉，而且古雁琴通常是把南瓜子洗干净晒在自家的窗台上，南瓜吃完了，瓜子越积越多，她就把积攒起来的南瓜子收在一个瓷坛里，想吃的时候，抓几把用红糖炒着吃，她不说自己在嗑瓜子，通常说自己在吃瓜子。

古雁琴这一发明让三十四凹人觉得很新鲜也很好奇，便有好事女人学着古雁琴的样子把南瓜子收集着，也用红糖来炒，不管她们炒得多么小心翼翼，却总是没有古雁琴吃南瓜子的那种陶醉和韵律，当然古雁琴也学不会三十四凹人嗑瓜子的那种魅力。

三十四凹的人都喜欢嗑瓜子，而且喜欢嗑西瓜子，三十四凹人把这种西瓜叫打瓜，古雁琴没有下地干过活，当然不知道这些小小的黑黑的颗粒是怎么出笼的，但是古雁琴却不会嗑这种西瓜子，三十四凹里的男人和女人，包括小孩子都会嗑这种颗粒极小，吃起来满口香味的瓜子，而且把一个瓜子丢进嘴里的时候，出来的就是两片完整的黑皮，古雁琴学过三十四凹人嗑西瓜子的神情，不管她如何和别人一样把瓜子丢进嘴里，吐出来的通常都是碎了一片的瓜子壳和瓜子仁了，几个回合下来，古雁琴再也不学三十四凹人嗑瓜子，而是选择了吃南瓜子。

寡妇古雁琴正把一颗极为饱满的南瓜子丢进了嘴里，南瓜子的香气混合在红糖的甘甜之中，让古雁琴不由自主地咂吧着上下嘴唇子，就在这个时候，李二狗生硬地闯进了她的视线之中，李二狗黑里泛着红，红中透着油的肌肉展示着健康男人的优美和力量，他脸上挂着被惊吓的恐惧和无助，汗水在这种极为复杂的面容表情里周旋，他顾不上擦，就任其作威作福地在他的脸上脖子上浇铸，他只顾埋着头往古雁琴家里撞，等他撞进古雁琴家里的时候，他才气喘吁吁地结结巴巴说话：“他，他，他孩，孩子，救，救，救我。”

李二狗一边结结巴巴地说话，一边往古雁琴上房跑。

古雁琴不清楚这对亲兄弟为何如此仇杀，李二狗平时老实巴交的，因为见了女人就结巴的原因，快四十岁了还打着光棍，不过李二狗算是三十四凹最有款型的男人，他的眼睛亮亮的，闪着冷峻的光彩，黝黑的肌肤光滑得像上了一层桐油似的，透着一种让人想抚摸的诱惑。

李二狗其实算得上三十四凹最帅的美男子，三十四凹这方鬼也不下蛋的土地养活了一批像李二狗这般俊美却讨不上女人的光棍汉。

古雁琴的男人李长青活着的时候，她家挑水，砍柴之类的重活几乎都是李二狗在做，兄弟俩吵架，不管李二狗占不占理，古雁琴从情感上来说，她还是会偏向李二狗。

她横在家门口，把拿着冲担的李三狗堵在门外，李三狗伸手想推开古雁琴，被古雁琴冷冷的声音弄得面红耳赤，我说李家兄弟，该不是觉得寡妇家的豆腐好吃吧？

李三狗脸红是有道理的。

三十四凹的男人在古雁琴面前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结巴和脸红，单说古雁琴的名字就让三十四凹人好奇，三十四凹的女人都叫着什么花，梅，菊之类的，还从来没有谁取过琴字的尾音，叫琴的名对三十四凹人来说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偏偏这个琴字前还非得加一个“艳”字，三十四凹的人对“艳”字既是熟悉无比的，也是高频使用的一个字，谁家的酒办得加劲，三十四凹的人就会说一句，某某家昨个儿那顿酒，好艳，某某人长得漂亮动人，三十四凹人也会夸赞两句，某家的那个花，菊什么长得好艳，三十四凹人把“艳”和“雁”混为一谈，在他们眼里，古雁琴就是古艳情，四处艳情，四处收播的一个城里来的外乡人。

三十四凹人对城里人谈不上多么热爱，也谈不上多么排斥，虽说古雁琴是带着右派女儿的帽子被流放到这个与世无争、自娱自乐的山里来的“罪人”，可三十四凹的男将们从未拿古雁琴当作阶级斗争对象来看，在他们眼里，古雁琴就是古艳情，一个让男人怜着，藏着，念着的高贵女人。

古雁琴这个名字在三十四凹人眼里就有着学问，也就大有考究了。

最让三十四凹人觉得古雁琴有学问还是古雁琴写的那首关于三十四凹地形地貌的诗：“三十四凹三条龙，陡山坡地冷峻冲，田干三天田发裂，雨落三天被水冲。

”古雁琴用简明扼要的四句话就高度概括了三十四凹这个与世隔绝，鬼也不下蛋的地方，这让祖祖辈辈待在三十四凹的男人和女人都为这块贫瘠的地方而暗生自卑，自然而然地在古雁琴面前就相形见绌了。

后来，古雁琴成了支书的女人，在他们这帮后生汉眼里，更是遥不可及，优雅得如仙姑一般。

李长青活着的时候，别说这么近距离地推古雁琴，就是远远地看看她的背影都得偷着收着。

“我说，李家兄弟，你还愣着不走？

是不是在想嫂子中看不中用？

男人死了，什么人都敢往家里闯。

”古雁琴对着脸红的李三狗嘲弄了一句。

古雁琴的声音虽说温温的，柔柔的，却如棉花里藏着尖刀一般，话里话外都在赶李三狗离开。

李三狗是村里有名的灵光人，村里人都说李家祖人偏心，把好事都给了李三狗，人长得高大不说，一张嘴像浇过油似的滑润，似乎要把李大狗和李二狗不会说话的缺陷弥补过来一般，他的媳妇就是靠着这张三寸不烂之舌诓过来的，姑娘家就是在看电影时和李三狗搭上腔后，被李三狗这张死人也能说活的嘴所迷惑，头脑一热就任凭李三狗摆布，几场电影下来，姑娘被李三狗弄到一块地沟里给睡了，生米煮成了熟饭，等姑娘家冷静下来去打听李三狗的家庭背景，收入情况时，已经迟了，李三狗的种子如注射液一般融进了姑娘家身体之内，连想不嫁李三狗的念头都容不得姑娘家有，才三个月的时间，姑娘背着家人跑到了李三狗家里，做了一贫如洗的李家唯一的媳妇，村里人说李家烧了高香，祖坟终于显灵了，这么光艳的一个大姑娘一分钱没花就骗进了家门，就因为他娶了一个一分钱都没花的媳妇，他一下子成了三十四凹后生汉眼里的英雄，顶礼膜拜的人物，他在后生汉眼里的地位仅次于三十四凹的支书李长青。

为人灵光的李三狗不可能听不出古雁琴话里话外的意思，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李二狗躲进了这个在三十四凹男人眼里上等尤物的女人家里时，那种莫须有的忌妒，让他义愤填膺，比他的媳妇让李二狗睡了还难受，他想不到这个说话结巴，只肯埋头做事的男人竟然受到了女人的保护和宠爱，他的媳妇就百般为李二狗开脱，说一切都是她主动的，是她主动跑到李二狗床上的，她说李二狗什么都没做，这话李三狗当然不会信，他认定李二狗睡了他的媳妇，拿起冲担就找李二狗拼命。

虽说李二狗和弟媳睡在一张床上，可他真的什么都没做，他在床中间放了一条扁担，这条扁担就如三十四凹这座大山，想翻过去首先得去蹬那些数也数不完的坡凹，想女人的李二狗没有勇气去蹬这

些坡凹，更没有勇气去干弟弟的女人。

他平时见了女人都会脸红，李三狗骂他见了女人是碾子也碾不出一个屁来的懦弱男将。

李三狗没想到这样的一个懦夫居然被支书的女人和他自己的女人上纲上线地保护起来了，他一想到这儿，放下的手臂又扬了起来，他如晴天打炸雷般地冲着古雁琴怒吼：“让开，给老子让开，这是我们的私事，一个女人家不要管。

”古雁琴在三十四凹一直被李长青宠在手掌心里，虽说李长青在外喜欢搞女人，回到家里来的李长青都不敢冲她大吼大叫，李长青才死半年，这个自以为是的李三狗居然跑到她家来冲着她大吼大叫，没有受过委屈的古雁琴哪里受得住李三狗的训斥，李三狗的手臂刚扬起来，古雁琴就抱住了李三狗，拼尽所有的力气在李三狗扬起来的手臂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李三狗惨叫了一声，冲担落在地上，古雁琴捡起了地上的冲担，冲着上房大叫。

：“二狗子，二狗子。

”李二狗战战兢兢地从上房跑了出来，古雁琴把冲担往李二狗手里塞：“拿着，看今天到底谁杀死谁。

”失去冲担的李三狗，手臂上流着血，被古雁琴咬过的地方生疼，他丢下还在打战的李二狗，夺路而逃。

古雁琴望着六神无主的李二狗，吩咐他说：“把大门栓上，李良营不会善罢甘休。

”三十四凹的人群在古雁琴闷闷声中渐渐散开了，二狗子的母亲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造孽啊，造孽。

”

编辑推荐

《小说月报》创刊于1980年。是我国创刊最早、发行量最大、最为海内外各阶层读者喜爱的文学选刊。几乎所有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中青年作家的名篇佳作都是通过《小说月报》的及时选萃、推荐而走向全国，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文学的轰动效应。

《小说月报》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即选得快、选得准、选得精和多样化。特别是注重选发贴近现实，紧扣时代脉搏，格调高昂，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强的作品，使刊物既厚重沉实又丰富多彩，既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欣赏需要又照顾到专家学者研究鉴赏之需。

《小说月报原创版精品丛书：乡土小说》是之乡土小说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